



一 隆昌有陶

小雪过后，冬阳愈发清透了。乡野、低山、浅丘间，油茶树热热闹闹。已近尾声的油茶花，在枝条间绽放得意犹未尽，如雪花飘散，如星梦点点，在淡淡的阳光下泛出轻盈剔透的光，将这个名叫石燕桥的森林小镇装点得格外清新。

石燕桥镇位处隆昌市东南部，背靠碧玉般的油房山脉，清粼粼的渔箭河自相邻的重庆市荣昌区蜿蜒入境。说起石燕桥，必先提隆昌。川东门户隆昌，享有“土陶之乡”美誉已600余年。据县志载，当地土陶制作始于明代，到万历年间已臻鼎盛，成品有坛、罐、钵、壶等多类。之后，光阴流转，战乱频仍，隆昌的土陶行当起起落落，到20世纪80年代又迎来高歌猛进的好时光。当时产品琳琅足有一两百种：有泡菜坛、花盆、水器、酒具等日用品，有仿古工艺品、咖啡具、酒瓶、花瓶等精细陶艺品，其中采用朱砂釉、黑釉、金星釉等名贵釉色装饰的精品货，更是“陶粉”们追捧的高级藏品。

今冬，从山城到蜀地，我一心奔陶而来。在石燕桥一路所见，颠覆了我那“陶就是泡菜坛或土碗”的旧识。

天穹旷辽，远山朗净，空气中隐隐浮着油茶花的淡香。漫步乡村硬化路面，一排排陶罐挺立路旁，或近一人高，或一人多高，个个体形壮硕，姿态威武，通身釉色光润。抬头发现，苍幽掩映下，白墙黛瓦的农家小院里，几乎楼顶都立着一只大陶罐。

这些家伙跑那上面干啥？

村民给解了密：为方便取用清冽的井水，他们用这些能容纳一吨水的大家伙，共有一个响亮的名字：吨缸。

紫褐色的光阴 慢慢走过

□程华

泥，惟遇见火，方化身为陶。火是泥命中的劫，更是令其脱胎换骨的恩物。——题记

伙当储水缸，还取了个提劲的呢称“水塔”。也是，这盛产土陶的山乡，对于家家都用土陶制品装酒、盛水、做泡菜的农户，还有比陶罐更理想的储水器具吗？

二 土陶有品

经久耐用的隆昌陶品，素来是储酒、储食的好器物，其神奇的“养酒”功效令窖酒品质稳定、口感醇厚，历久而愈加绵长。

斗转星移，时易世变，作为生活用品的土陶渐渐淡出人们视野，大型陶产品则以大众化工业用品的姿态大踏步走向前台，一跃成为隆昌陶远销各地的主打产品。让隆昌制陶人深感自豪的，是出自他们之手的大缸，成了国内多家名酒企业指定购买的名优品。据说，每年有500多万只大缸从隆昌启程，跨越山海走向海内外，意气风发进驻它们的新家园。

在土陶厂里，我再次踏入了陶的方阵。这些肚量从500斤到4000斤的大家伙，共有一个响亮的名字：吨缸。轻

抚紫褐色的缸体，一抹清冷的润泽感迅速从指尖流至心尖。壮实、拙朴、沉默的它们，让我想起兵马俑。并非出自同一个时代、同一片土壤、同一批工匠之手的它们，无疑都是汗与力的结晶、泥与火的产物。

泥，惟遇见火，方化身为陶。火是泥命中的劫，更是令其脱胎换骨的恩物。传统隆昌土陶制作，若按选泥、制泥、制坯、打磨、刻花、上釉、烧制、出窑等细分，则多至20余个步骤，每一步都不得半点马虎，如选泥须质地细腻、吸水性强，无丝毫杂质；制泥得将老泥、嫩泥按比例混合，碾细，做成坯泥，加水陈腐发酵以增加黏性和韧性……整个过程，于人，是辛苦而煎熬的修炼；于泥，何尝不是浴火重生之旅。

工业技术进步，让机械进入了产陶的环节，然而机器终究不是万能，多数流程中纯手工仍无可替代，如，一只完整的吨缸缸体由五部分拼成，这一步须由三到四名工匠合力手工完成；如，拼接完成后要让整个缸体严丝合缝，须由一名经验丰富的工匠精细手作：用一柄方形大木槌沿接头仔细拍打、反复平整，在密密的“嘭嘭”声中，土里气泡慢慢消失，陶泥更趋紧实、牢固，接缝处渐趋模糊直至消失，最终缸体浑然天成，流线圆畅。

三 传承有序

被送入窑中的泥，正一步步迈向生命的高光时刻。

制作好的吨缸



吨缸

1200℃~1300℃的烈火，整整三天高温淬炼，是火对泥最大的敬意。

待火灭、窑静，拉开沉重的炉门，通身莹润、色彩醇厚的吨缸出现在眼前。“当、当”，手指轻叩缸体，回声清越。一双大眼睛亮了，爽朗的笑声回荡在烟气蒸腾的砖窑中。

是呢，这紫褐色的土，是许多包括石燕桥人在内的隆昌人的饭碗。这泥做的“饭碗”里，有风、有雪、有汗、有泪，有劳作的苦，有收获的甜，尘世间所有悲欢离合，一样不少。

自小从父辈手中接过“泥”饭碗的工匠们，对于陶泥的情感，绝不亚于庄稼之于土地。这些已不年轻的工匠，想到有一天手艺后继乏人，一颗颗心就空空荡荡。一只吨缸从制作到完工，得花大约半个月；从学会做泡菜坛、饭碗到会做一只大型陶缸，需学习磨炼近十年。苦、累、枯燥，技术要求高、制作周期长，都成了技艺传承的障碍。再过十年、二十年，谁来继承、赓续这门手艺？

值得欣慰的是，从隆昌到石燕桥，从政府到民间，从大企业到小作坊，人们正努力让这门传统技艺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。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的土陶，而今已成隆昌三大名片之一，它必将承载着使命与希冀，走向更远、更辽阔的世界。

户外寒风凛冽，室内一片热腾。工匠们守着各自工位，静静地拍、拉、刻、磨……目光专注，身影坚定，像极了身边紫褐色的土陶。

一片、一丝，刻刀划过，有泥屑碎碎落地。那是光阴慢慢走过的痕迹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曾是名闻遐迩的万州私家园林之一。不仅如此，陈家花园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分布在花园附近一方1500平方米的崖壁上的石刻群，是万州除了被誉为“文山”的太白岩石刻群外，面积最大、价值最高、保存最好的石刻群。

清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陈馨德请来工匠，在陈家花园后崖壁和周边镌刻摩崖石刻20件，前后费时近30年。这些石刻行草隶篆皆有，碑文书文俱佳，皆属山水描绘、文化传承、修身养性、治家教子之作，囊括了东晋王羲之、唐代颜真卿、宋代苏轼以及清代刘墉、曾国藩、张问陶、赵以炯等书法家的作品。除本地名家刘家谟、刘纪三、彭聚星等的作品外，其余作品虽为翻刻，仍然有着较高的历史人文和书法艺术价值。其中，颜真卿《裴将军诗》、苏轼《表忠观碑》、黄庭坚《赤壁怀古》石刻，属传承名人佳作；曾国藩“诚敬廉恕”石刻是治家教子之言；顾亭林《日知录》、王士晋《宗规》石刻，乃传承古训、修身、养性之语。1988年万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1999年，万州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回城路上，一路清风，一路繁花。走在乡间田野，我心生感慨。陈家花园石刻群、万安门、字库塔、举人关石刻是万州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，如今的我们，更应该以满腔热忱的文化情怀和责任担当，做新时代万州优秀历史文化的守护人和传承人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、重庆市散文学会副会长）

万安门和陈家花园石刻群

□熊刚

小时候，我们来到都历山脚下，仰望前方陡峭山隘上被老百姓称为“关口”的山门，总要发出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感慨。

我对“关口”的近距离接触始于小学时的“送肥”活动。那个年代，每年春天，挑担送肥到“关口”都历村的学农活动，这是一件令我们难忘的事情。

三月的一天，我们送肥的队伍出得校门，我单薄的肩头挑着头天晚上拿撮箕到街坊邻居家收集的柴火灰，沿着乡间小路，高一脚低一脚地向“关口”进发。当我汗流浹背来到山脚下的时候，撮箕里的柴火灰在颠簸中只剩下了一半。一坡几十米长的上山梯道尽头山隘上是拱形石寨门格外显眼。在老师的鼓励和期许下，我们擦干身上的汗水，憋足一口气，气喘吁吁挑着肥料沿石梯上行。不久，由青条石砌成的寨门扑面而来，门额上刻有“万安门”三个大字。

在万安门前，我放下撮箕，倒出柴灰，拄着扁担，向内仰望，只见左右两边不到两米宽的岩壁藤萝密布，天空微露，一条狭窄石梯通道向上延伸。回望寨门前，左边岩石陡峭如壁，右边深沟杂草丛生，一块光秃秃岩壁上因岁月留痕自然天成一古装士子人物图像。村民告诉我们，清道光元年（1821年），这

里出了一位举人叫陈馨德，中举做官为七品训导，告老还乡后，在都历村建大型院落陈家花园，又请人题刻诗文于花园附近崖壁。他不但参与地方上于清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在此险隘处修建万安门，还留下匠人，出资在万安门内修建了字库塔。我们对于岩壁上大自然神奇造化的、栩栩如生的陈举人像惊叹不已。

进得万安门，果见一坐南朝北、角檐凌空、古朴大气的字库塔立于右边岩石上方。字库塔为四面形宝瓶顶五层楼阁式石塔，基座高1.35米、边长2.45米、通高9米，楷书“字库”两字刻于第五层，两字左右刻有五言联：“石藏珍墨宝，笔立起文峰”。字库塔下一面天然石壁上刻有“举人关”三字。老师告诉我们，字库塔始于宋朝，盛行于明、清，是华夏文明独有的礼仪象征和文化符号。古人认为文字是神圣而不容亵渎的，要“敬天惜字”，字纸或废书必须先供奉于字库塔内，然后再择良辰吉日行礼祭奠，点火焚化以示敬畏。

送完农家肥，我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去万安门深处的陈家花园“打卡”。顺着小溪蜿蜒向上前行，10多分钟后，

我们来到陈家花园旧址。只见几间房屋散落掩映在竹林丛中，透过一间稍大的房舍的石门框，四合院天井两端依稀可见不少古韵犹存建筑物……

往事如烟，几十年后的2021年5月，我沿着当年挑担送肥的小路，同当地文物专家们一道，途经万安门再次来到陈家花园，在专家们的介绍下，我才对万安门和陈家花园的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。

清嘉庆年间，为防匪患劫掠，川渝各地纷纷于关隘处大建寨堡，以期凭险据守。万州现存的古寨堡大多筑于咸丰、同治年间，并一直延续到光绪、宣统乃至民国时期。以都历山为中心的护城寨就是这样的寨子。民国《万县志》载：“护城寨，周可十里，为卡十四，田谷千石，容五六百家。属护城乡。”护城寨属较大寨子，它横跨钟鼓楼街道的都历、抗建、大团、小岩4村，面积约3平方公里，原有14道寨门，扼守着不同方向登寨路径。万安门建于清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，是护城寨的14道寨门之一。

清末民初，随着万州商业发展，文化进步，工商巨贾、军政官员、地方名人办私家园林成了新的时尚。陈家花园